

秦良玉的军事活动及其军事思想评述

罗 权

(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, 重庆北碚, 400715)

摘 要: 秦良玉是明末一名战功显赫的女将, 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将, 她一生参加了平播、平奢安、援辽、勤王、护川等大小数十战, 为明室立下赫赫战功。她还是一名有优秀军事素养的将领, 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总结为忠君爱国、严于治军、注重分析战场形势等方面。以往对秦良玉的评价有过高之嫌,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, 秦良玉经常是作为明军中一路将领出现, 从未真正领导过战役, 其才能并不能对战场成败起决定性作用, 因此对其评价应当更严谨方符合历史事实。

关键词: 秦良玉; 战争; 军事思想; 评价

一、秦良玉及其军事活动

秦良玉, 字贞素, 土家族人^[1], 明万历二年(1574年)生于忠州(今重庆忠县)鸣玉溪畔, 自幼研读诗书, 稍长则与兄弟们一起苦练骑射, 研习兵法。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嫁予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后, 她辅佐丈夫编练了能征善战的石柱“白杆兵”, 战斗力很强, “精劲冠诸部”^[2]。此后, 秦氏率白杆兵参与平播、援辽、平奢安、援京、对抗农民军等战争, 取得赫赫战功, 成为二十五史中唯一以军功得以立传的女性, 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巾帼英雄。

(一) 平播之役

播州为今黔北地区, 治今贵州省遵义市, 域内地形险要, “广袤千里, 介川湖贵竹间, 西北堑山为关, 东南附江为池”^[3], 自唐僖宗时期始为杨氏世袭地, 自杨应龙承袭宣慰司,

已有六百余年。明中期以后, 随着明政府对西南土司控制的加强, 双方矛盾日益激化, 播州土司作为当时西南最强的土司, 更是矛盾的焦点。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 四川巡抚都御史王继光等率军三路进攻播州, 大败而还。二十四年, 杨应龙反攻贵州余庆、黄平、大阡及四川合江、南川、江津等地, 朝野大震。二十七年, 李化龙以兵部侍郎衔节制川、贵、湖三省兵事, 准备武力打击播州。杨应龙决定先发制人, 北陷綦江县城。马千乘、秦良玉率石柱兵三千五百人与明总兵马孔英、酉阳宣慰使冉御龙沿南川而下, 扼敌于邓坎。次年正月, 各部将领于营中置酒高会, 迎接春节的到来。秦良玉料定播州军将乘机来袭, 率本部人马严阵以待。初二日入夜, 播州军果然前来袭营, 秦良玉率军抵御, 并于次日发动反攻, 大败播州军, 乘胜克金筑等七寨, 直抵桑木关。

基金项目: 该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《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图再现研究》(07JZD0039)(军事部分)阶段成果。

罗权, 男, 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讲师,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。

桑木关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正面进攻很难奏效。石柱兵所用武器前有钩后有环，号“白杆”，登山涉水之时可以前后相连，非常适宜山地作战。秦良玉夫妇利用这一武器率军翻山越岭，绕到桑木关后，与马孔英等前后夹击，破桑木关，与刘挺等会师娄山关。四月，明军围杨应龙于海龙囤，筑长围以困之，并以各部轮番进攻，其中石柱兵亦出力甚多。六月五日，明军攻入海龙囤，杨应龙自焚死，播州乱平。是役，石柱兵在马、秦夫妻的率领下英勇善战，“为南川路战功第一”^[4]。

（二）援辽之役
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，努尔哈赤大败明军十四万大军于萨尔浒，取开原、铁岭，辽东大震，明廷下诏援辽。时马千乘死，秦良玉继任石柱土司，派兄秦邦屏、弟秦民屏率军五千援辽，自率精兵三千为后援。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努尔哈赤乘明经略督熊廷弼去职，新帅袁应泰布置失措之机挥师沈阳。袁急以川、浙军赴援，在浑河遭遇后金兵优势兵力而遭到重创，秦邦屏遇难，秦民屏死战得脱。后金军乘胜克辽东重镇辽阳，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。失去主帅，明军愈发混乱。此时，秦良玉与众将一起收拾残卒，扼守榆关，使局势逐渐稳定下来，诏加二品服，给予封诰。

（三）奢安之役

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举兵抗明，克内江、新都、泸州、纳溪、荣昌、璧山、遵义、重庆等数十府县，以金银结交四川各土司，“分兵一扼夔州水口，一踞綦江、遵义，一踞泸州，一截川西栈道，全蜀震动”^[5]。此时秦良玉刚从援辽前线归来，永宁的使者就带来金银前来笼络。秦良玉怒斩来使，大犒三军，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、拱明溯流西上，驻于重庆南坪关，扼住永宁兵南下之路，又以伏兵袭其水军，焚其舟。同时，派人

沿江多张旗帜以为疑兵，迫使永宁不得东下。

此时奢崇明围攻成都甚急，川军已不堪战，土司多已被买通而作壁上观，秦良玉急以三千精兵赴援，复新都，解成都围。明军乘胜追击，收复川省各府县，唯重庆仍有数万永宁兵驻守。重庆三面临江，春水泛涨，江水弥漫不可渡，其出入必经之要道只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。重庆由永宁猛将樊龙驻守，领兵数万，“自通远门城濠至二郎关，连营十有七”^[6]。明总兵杜文焕等率主力正面进攻，秦良玉则令其弟民屏绕道关后，前后夹击，破二郎关、佛图关，驻守南平关的秦翼明亦率军进攻两江口，烧毁敌军战船数千，敌军胆寒，遂攻克重庆，杀樊龙，乘胜平定川东各地，秦良玉得以进封一品夫人。

此后，秦良玉将石柱兵分出两部，秦衍祚随侯良柱收复遵义，马祥麟随朱燮元收复永宁、蔺州等地，又与秦良玉汇合，直捣奢氏老巢各寨。就在奢氏技穷之时，与之联姻的水西安氏在安邦彦率领下举旗抗明。水西安氏为贵州第一大土司，辖地辽阔，实力雄厚，其与永宁联合后，势力愈炽，连败川、滇、黔各军，明军数路共折兵数万人，省城贵阳危急。秦良玉自率军追缴奢崇明，以秦民屏等从黔抚王三善救援贵阳，大破安邦彦于平越（今贵州福泉县），追敌入水西之境，克大方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奢、安之乱平。

（四）勤王之役
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皇太极率军越长城南下，陷遵化、永平、滦州、迁安等城，京师震动，明帝下诏勤王。时天荒连年，流民纷纷揭竿而起，各处自顾不暇，遂存观望之心。秦良玉以朝廷粮草不继，乃散家资以为粮饷，亲率大军北上勤王，驻北京宣武门外，与其他勤王部队一起拱卫京师，京师人心稍定。崇祯皇帝对秦良玉的忠诚给予了很高评价，优诏褒

美，亲自召见并赐蟒袍玉带，赐御制诗四章以旌其功，所部将领予以升迁。后闻陕西流民破百丈关将谋入蜀，朝廷令其回师援蜀，秦良玉乃以秦翼明、马祥麟等继续驻扎京师，自领部分兵马回川拱卫家园。后来川中战事日炽，朝廷乃令其固守四川，“不复援剿，专办蜀贼”^[7]。

（五）护川之役

崇祯七年（1624年），张献忠“自郧阳渡汉犯襄阳，连陷紫阳、平利、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”^[8]，攻陷了夔州首府，造成了明政府的恐慌，“自贼起陕西……未有破大郡者，至是，天下为之震动”^[9]。秦良玉急领兵前往堵截，与子马祥麟南北夹击，大破之，张献忠退往湖北。

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五月，张献忠于谷城再起，“十三家降贼一时并叛”^[10]。次年，罗汝才等再陷夔州府，秦良玉率各部前往救援，收复夔州府，复于马家寨大破之，斩首六七百级，又追败之于留马垭、谭家坪北山、仙寺岭，夺罗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塌天、小秦王、过天星等，罗汝才率残部流窜巫巴深山中。

此后，罗汝才与献忠会师，势复大振，再次入川。大学士、兵部尚书杨嗣昌自请督军，他决定先剿灭实力最强的张献忠，提出“以川为壑”的策略，企图把张献忠部尽数赶入四川再聚而歼之，“撤夔万之藩篱，守重庆之门户”^[11]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杨嗣昌将驻守蜀口各关隘的精兵调入荆楚地区，导致蜀中门户大开。川抚邵捷春驻扎重庆，手下只有弱卒二万，急调秦良玉入卫。秦良玉对明军各帅凭一己之好恶妄自调兵，罔顾战场形势的做法深为担忧，认为失去地利，局势将不可收拾。不久，她的担忧就被应验。

杨嗣昌命楚将贺人龙、张应元、汪之凤、张奏凯等集结于奉节土地岭，准备与农民军决

战，但贺人龙逗留于开县，“每以饷乏为辞，顿兵不进”^[12]，其他楚军皆系新募，战斗力不强。于是，张献忠趁机发动猛攻，“乃悉众攻楚兵于土地岭”^[13]，斩汪之凤。九月，张献忠连破明军于观音岩、三黄岭，陷大昌，越夔州而西，诸将莫敢当者。秦良玉与张令急扼之竹箠坪，挫其锋。张献忠亲率主力十余万人发动狂攻，张令中箭而死，秦良玉救援不及，所部反被乱军冲散，三万人死伤殆尽，本人死战得脱，单骑入见邵捷春：“事急矣，尽发吾溪峒卒，可得二万。我自廩其半，半饷之官，犹足办贼。”^[14]但邵捷春自知诸事为督师杨嗣昌掣肘，府库又乏粮草，亦无可奈何。此役之后，张献忠以走致敌，于开县再次重创明军，跳出包围圈，攻陷襄阳，迫使杨嗣昌畏罪自杀，宣告明廷围剿农民军的策略彻底失败，局势愈发不可收拾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张献忠欲谋入川，“暂取巴蜀为根，然后兴师平定天下”^[15]。秦良玉深知巴蜀形势，上书巡抚陈士奇、巡按刘之勃，认为应严守川东关隘，但没有被采用。是年春，张献忠率众十余万溯长江西上，秦良玉急率众前往抵御，然寡不敌众，士卒奔散，夔州再次失守。此后，张献忠克重庆、占成都，以成都为都城，国号大西，巴蜀地区明朝官将纷纷望风而降。此时，李自成已破北京，崇祯帝自杀，明亡。但秦良玉仍一心向明，矢志不渝，对部下慷慨语道：“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，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，今不幸至此，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！”^[16]分兵驻守石柱各要隘口，于万寿山积粟练兵，勒兵自卫。1646年，南明隆武帝派使节赴石柱，加秦良玉太子太保衔，封忠贞侯，赐以“太子太保总镇关防”印。此后，称帝西南的永历帝亦遣使加秦良玉太子太傅、四川招讨使。1648年，秦良玉病逝，但她所训练的士卒依然保持较强战斗

力，能够捍卫石柱一方平安。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不休，人民惨遭屠戮，人民仅存十之一二^[17]。秦良玉所修筑的万寿山寨，成为保卫一方平安的乐土，不仅保卫了石柱人民，亦成为涪、丰、忠、万等附近人民的避难所，所活上万人^[18]。

二、军事思想

(1) 忠君爱国，矢志不渝

秦良玉戎马一生，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其始终。正是由于其纯粹的忠君爱国思想，她才

能够摒弃一切杂念为明廷立下赫赫战功，成为唯一一位在男权社会中能够封侯拜相，并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女性。

明朝末年，明廷外部有倭寇、女真的威胁，内部由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。由于当时朝政日非，戚继光、熊廷弼、袁崇焕等名将虽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，最终都不免落得个流贬甚至族灭的下场，勇猛如洪承畴，亦不免兵败降清。在吏治腐败，人心思乱的年代，在“文官贪钱不怕死，武将怕死又爱钱”的背景下，能够保持忠君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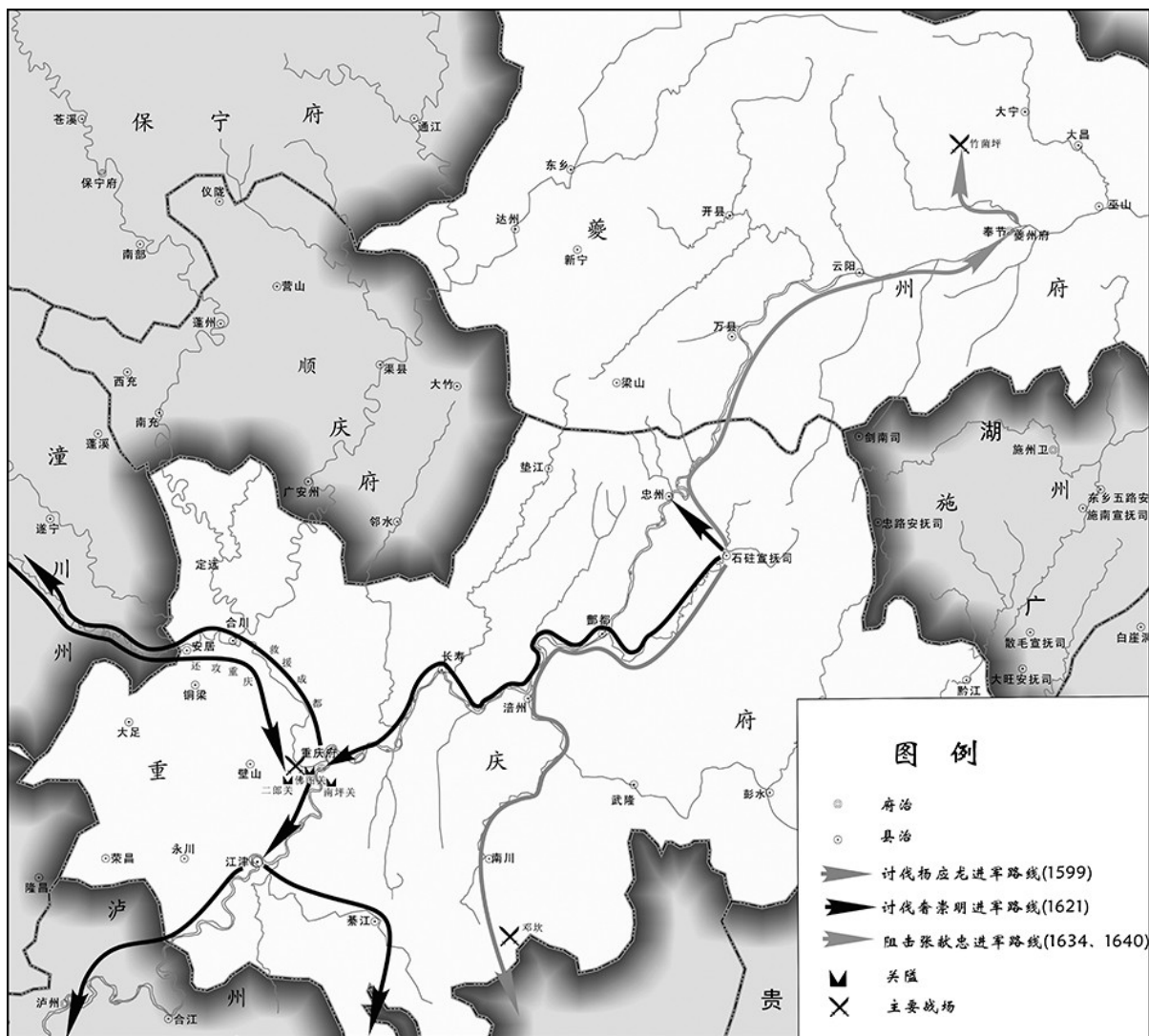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秦良玉行军路线图（重庆部分）

国思想，是何等不易，更何况秦良玉本为南方少数民族，时常受到汉族官僚的压榨和敌视。

明朝末年，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压榨，西南土司如播州、永宁、水西、乌撒等纷纷起兵抗明，但秦良玉始终不为所动，还怒斩永宁来使，充当平乱的急先锋。平播之役，秦良玉夫妇虽战功为南川路第一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，其夫马千乘还因得罪宦官含冤而死，她仍然事明如故。1629年后金兵入关，京师告警，在天下官员多裹足不前之时，她独散家资以助军，风餐露宿，万里勤王，得到崇祯帝“蜀锦征袍自翦成，桃花马上请长缨。世间多少奇男子，谁肯沙场万里行”的高度评价^[19]。在后金以千钧之势横扫东北，张献忠以迅雷之速横行巴蜀之时，秦良玉一心为国，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此外，她还捕献勾结摇黄兵的族人秦纘勋，约束部下不得与大西政权有联系，她对明朝的忠诚日月可鉴。纵观其一生，战绩虽有胜有败，但忠君爱国之心却从未有丝毫动摇。

（2）分析形势，遏敌要害

根据战场形势抢占有利位置，是一场战斗胜利的基础。秦良玉作战勇猛，但绝不是一味蛮干，在作战之前，必先依据战场形势进行合理的排兵布阵。作为一位少数民族首领，明廷不可能直接让其领导一场战役，她更多的是配合明军作战，但她的军事天赋在几次战斗中显露无遗。

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举兵抗明，其婿樊龙亦率军两万袭占重庆，谋求攻占川东。秦良玉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、拱明溯流西上，驻于重庆南坪关。南坪关在重庆城隔江南岸，是重庆南下綦江、遵义的必经之道。时遵义已为永宁兵攻下，扼住南坪关，就切断了重庆与遵义之永宁兵的联系，孤立重庆城。秦良玉又以伏兵袭击永宁水军，焚其战舰，使樊龙不能顺江而下。正因为秦良玉抢先

占据南平、两江口，迫使樊龙虽有两万精兵，也只能沿佛图、二郎关一线布防，不能在川东有所作为。

在防止张献忠入川的两次战役中，秦良玉亦表现出了对四川形势的深刻认知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抢占高阜之地与险要之所往往能对战场形势起到重要作用，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之以待敌。”^[20]巴蜀形势正如清人吴伟业所言，“夫全蜀之险，在边不在腹，若设重戍于夔关、剑阁，诚足自固”^[21]，蜀口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巴蜀地区的存亡。在对付张献忠入蜀的问题上，川抚邵捷春、陈士奇等皆主张扼守重庆，督师杨嗣昌甚至提出“以川为壑”的策略，企图把农民军尽数赶入四川再聚而歼之，这种布置最终导致明军的失败，也拉开四川近百年的战乱之序幕。与这些忠勇可嘉而战略智慧极为低能的决策者不同，秦良玉一向主张严守川东关隘。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张献忠入川，杨嗣昌尽撤川东关隘守兵，专守夔门。邵捷春则严守重庆，调秦良玉、张令就近拱卫之，秦良玉就提出：“贼据归、巫万山巅，俯瞰吾营。铁骑建瓴下，张令必破。令破及我，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……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，令贼无敢即我，而坐以设防，此败道也。”^[22]果然，张献忠轻松突破夔巫各隘口后，夔关亦不能守，楚将汪之凤等于土地岭坐以待毙，张令、秦良玉等虽号骁将，但最终也不免一败。为将者布置失宜而欲部队取得成功，其可谓异想天开。但是，明军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毫不知兵的人手中，难怪其一败涂地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张献忠再次图谋入川，秦良玉再次“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，请益兵守十三隘，士奇不能用。复上之巡按刘之勃，之勃许之，而无兵可发”^[23]。可恨其正确的军情分析不能得到当政者的采纳，最

终陈士奇被杀于重庆，蜀王于成都投井而死，明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权也被张献忠夺取。

（3）严于律己，明于治军

军纪严明的军队才能使将士勇猛作战，才能得到拥戴。白杆兵能够取得辉煌的战绩，正因为它是一支军纪严明之师，由于主将秦良玉的严厉治军。

土家族为巴人之后，其性格剽悍，民风尚武，所谓“刚悍生其方，风谣尚其武，奋之则賫旅，玩之则渝舞，锐气剽于中叶，蹀容世于乐府^[24]”。三峡之民能征惯战，是理想的兵源地。自周武王伐商以来，巴人就以作战勇猛而著称。土家人沿袭了巴人的生活习惯，亦保持剽悍尚武的性格，格斗、射击等单兵技能都很强^[25]。

但是，刚悍的民风也容易导致意气之争，正如顾彩诗云：“虎有爪兮牛有角，两雄相遭相喷薄，牛恃力兮虎恃威，战酣未央雌雄谁”^[26]，正是对土家人民性格豪爽，稍显莽撞的写照。因此，虎狼之师更需要有一位严明的领导者，对其实行严格训练与约束。秦良玉正是这样一位领导，她自小接受系统化的训练，养成“仪度娴雅而性行严明”的性格特征^[27]。在她调教下，石柱兵不仅勇猛敢战，而且纪律严明。

明末的朝廷军队，军纪败坏，将领时常拥兵自重不遵号令，遇战则畏缩不前，“遇寇即逃，乏饷即噪”^[28]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左良玉、贺人龙等骁将虽能征惯战，也同样摆脱不了这种品质，如《明史》评价左良玉“以骁勇之材频歼剧寇，遂拥强兵骄亢自恣，缓则养寇以贻忧，急则弃甲以致溃”^[29]。与这些将领不同，秦良玉不向朝廷炫耀军功，不以乏饷为辞避战观望，还多次散家财以犒军，严厉要求部众不得扰民，遇战则奋勇向前，为诸军之先。在捐饷助军方面，平播之战，秦良玉

所统五百精卒乃是“裹粮自随”；崇祯三年，秦良玉出家财济饷，万里勤王，受到庄烈帝优诏褒美；浑河之役，石柱兵大败，她即刻制冬衣一千五百，分给残卒。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入蜀，川、陕、楚、土司兵尽溃，她又向川抚请求尽发石柱峒卒二万，愿自筹一半粮饷。在作战勇猛方面，平播之战，石柱兵是南川一路最敢于作战的部队，战功第一；平永宁之役，明军诸将“未睹贼面，攘臂夸张，及乎对垒，闻风先遁”^[30]，而秦良玉所率石柱兵则不惧危险，勇猛向前，这甚至遭到明正规军的嫉妒；护川之战，秦良玉亦出力最多，曾重创罗汝才部。

秦良玉忠心爱国，其思想深深感染部众，她平时对部下也十分关切，多次散家财以分众人，使军中未尝乏饷，故将士用命。对不忠之人，秦良玉却是另一个面孔，刑罚虽亲族不避。明末摇黄十三家横行蜀中，到处烧杀掠夺，对巴蜀地区社会造成极为恶劣影响，川东许多人亦与之勾结，充当起耳目，其中就包括秦良玉的族人秦纘勋。秦纘勋被擒后杀狱卒遁去，秦良玉将其捕执以献，其他与摇黄兵勾结的皆被清查，避免了摇黄兵深入石柱，维护了石柱的安宁。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，派人招抚各土司，许诺给予丰厚待遇。秦良玉下令部众有与之勾结的，皆以灭族。

三、结语：试评秦良玉

对于秦良玉及其军事战争，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以免有失偏颇。一方面，秦良玉一生忠于明室，在战争中带领石柱兵取得了许多胜利，展现出了一名优秀将领所必备的军事素质。另一方面，秦良玉也非完人，她参加战争也有其政治考量。同时，她作为一名将领而非主帅，能量毕竟有限，并不能够左右战局的发展，更不可能挽救明室灭亡

的命运。

秦良玉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真实存在的女将，为明代立下赫赫战功而被载入史册，是十分值得称道的。自万历中期开始，西南土司纷纷举兵反抗明朝暴政。与他们不同，秦良玉始终站在明朝一边，为其在战争中冲锋陷阵，屡立奇功，在明朝的立场上无疑是应当嘉奖的。在明末一系列战争中，秦良玉的兄弟邦屏、民屏，侄拱明等皆为国捐躯，石柱兵前后牺牲数万人，石柱兵之于明室可谓忠勇可嘉。在明末“文官好财，武将畏死”的背景下，秦良玉的种种治军理念，表现出一名名将所需具备的高风亮节，这种品质在明末私心弥漫的军界中尤显得难能可贵。

秦良玉忠于明室也有其政治考量。有学者认为，秦良玉征播州、平奢安，维护了中国版图的统一；与张献忠、罗汝才等农民军作战，则维护了四川的稳定，起到保境安民的作用。这些说法不无道理，但也亦不尽全是。播州杨应龙之叛，虽有杨应龙骄横的因素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，明将挑起事端，激其乱以取边功的因素应为主要因素。自杨应龙在叛明前曾十次向朝廷进贡皇木、马匹，还听从调遣，四处征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以至万历首辅申时行有“川贵土司……惟杨氏世称恭顺”之语^[31]。先有明军三路征播，方有杨应龙起兵攻川南各地，而后杨应龙还妄图与明朝和解，可见播州之役，其实是政府高压下少数民族土司所作出的反应，与一般分裂势力并不可同日而语。秦良玉选择忠于明室而充当平乱先锋，主要是基于政治考量。当时明廷虽然腐朽，但对付西南土司仍是绰绰有余的，若贸然与其对立，最终必归于失败。与秦良玉观念相同的土司也不在少数，平杨应龙，酉阳、水西等土司亦出力甚多；平奢崇明，“时蜀中兵十六万，土、汉各半”^[32]，其中包括罗纲、龙安、松、茂等土

司之兵。可见，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必须做出抉择，要么叛明最终被剿灭；要么服从明军，土司地位得以保留，秦良玉只是明智地选择了后者。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，不能归罪于张献忠，实为农民军、明军、清军等各种势力长期博弈的结果^[33]。因此，不能单纯说张等为乱民，亦不可单纯称秦良玉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。

秦良玉虽忠勇可嘉，但作为一名少数民族首领，明廷是不可能让其成为独当一面的主帅的。平播之役，李化龙为总帅，总兵刘挺破娄山关、平海龙囤，军功第一，秦良玉虽为南川路战功第一，也只是起着配合作战的作用。平奢安之役，秦良玉虽宣力甚多，但也只是听从朱燮元指挥。浑河之役，指挥官为袁应泰；护川之役，指挥官为杨嗣昌、邵捷春、陈士奇等，秦良玉也只能听从他们的指挥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片面夸大秦良玉的战功，她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董其祥.秦良玉及其遗物[J].四川文物, 1987(2)。
- [2] [清] 王槐龄.补辑石柱厅志·土司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92.
- [3] [清] 谷应泰.明史纪事本末·平杨应龙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4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5] [清] 谷应泰.明史纪事本末·平奢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6] [清] 谷应泰.明史纪事本末·平奢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7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8] [清] .彭遵泗纂.蜀碧[M].重庆:白鹿堂藏乾隆丁酉年本.

- [9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何承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10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流贼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11] [清] 彭遵泗撰.蜀碧·叙[M].重庆:白鹿堂藏乾隆丁酉年本.
- [12] [清] 谷应泰.明史纪事本末·张献忠之乱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13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流贼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14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15] [清] 李馥荣.滟濒囊[M].重庆:退思轩道光二十七年刻本.
- [16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17] 蓝勇.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[J], 中国农史, 1993(1).
- [18] [清] 黄廷桂.四川通志·山川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92.
- [19] [清] 王槐龄.补辑石柱厅志·土司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92.
- [20] [春秋] 孙武.孙子兵法·地形篇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
- [21] [清] 吴伟业撰.绥寇纪略·沔渠垫[A].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商务印书馆, 1982.
- [22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23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24] [南宋] 祝穆撰.方輿胜览·重庆府[A].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商务印书馆, 1982.
- [25] 赵冬菊.略谈土家族性格中的“悍”[J].中南民族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1992(3).
- [26] 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.容美土司史料汇编[M].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编印, 1984: 314.
- [27] [清] 王槐龄.补辑石柱厅志·土司志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92.
- [28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龙在田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29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左良玉列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30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秦良玉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31] 李良品, 邹淋巧.论播州“末代土司”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[J], 贵州民族研究, 2010(5).
- [32] [清] 张廷玉.明史·朱燮元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1974.
- [33]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.张献忠在四川[M].成都: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印, 1981.

秦良玉



1

2

1. 明秦良玉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
2. 明秦良玉象牙朝笏